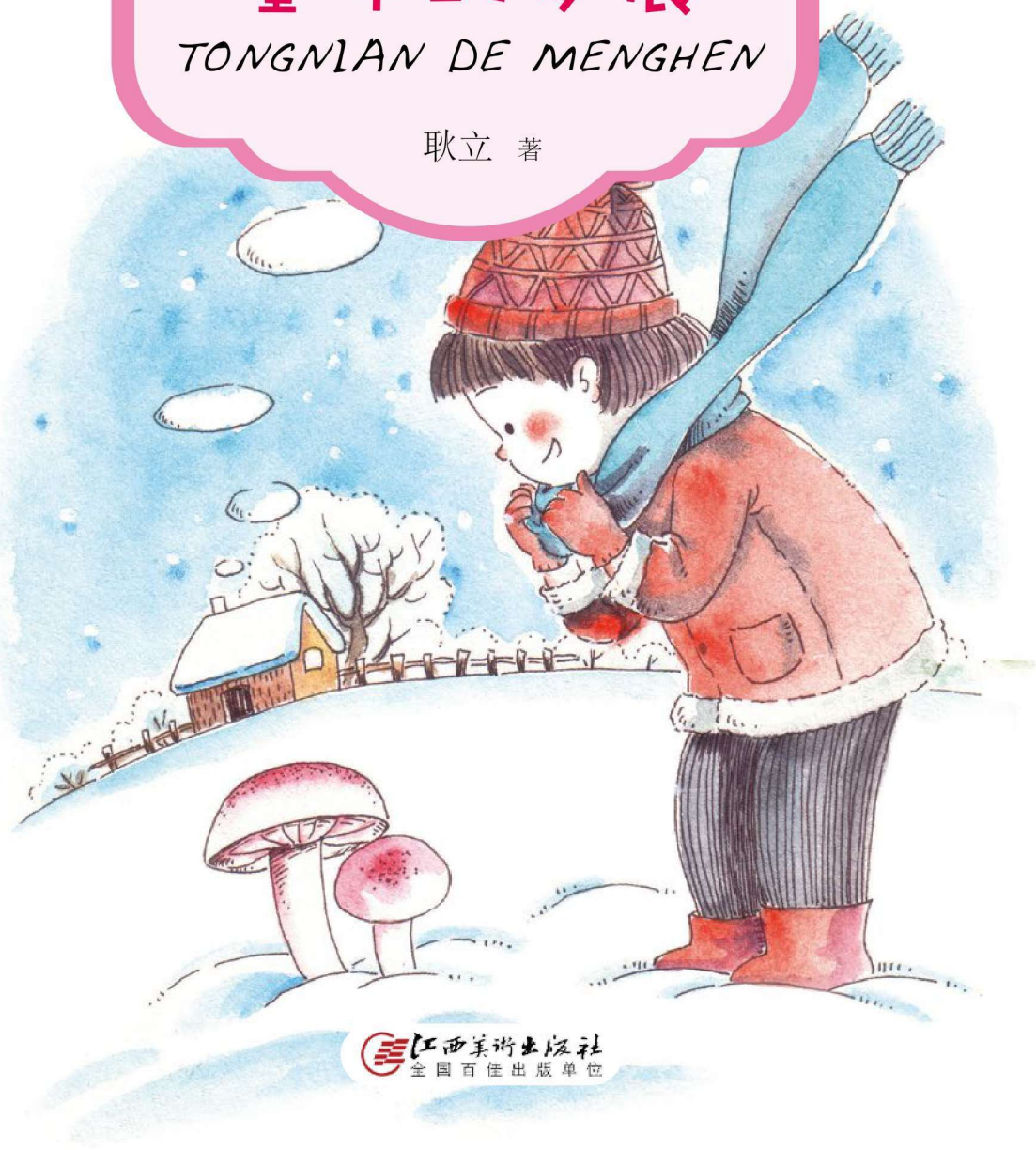


常青藤
纯真阅读书系

童年的梦痕

TONGNIAN DE MENGHEN

耿立 著



江西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童年的梦痕 / 耿立著. -- 南昌: 江西美术出版社, 2018.6

(常青藤·纯真阅读书系)

ISBN 978-7-5480-6034-5

I. ①童… II. ①耿… III. ①儿童故事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43717 号

出 品 人: 周建森

策 划: 刘芳

责任编辑: 刘滢 彭珍

责任印制: 汪剑菁

装帧设计: 韩庆熙

童年的梦痕

TONGNIAN DE MENGHEN

著 者 耿立

出 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

邮 编 330025

电 话 0791-86566132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9.5

I S B N 978-7-5480-6034-5

定 价 29.80 元

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, 未经出版者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。

本书法律顾问: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001 ● … 井里的月亮
- 004 ● … 泥 土
- 008 ● … 青蛙的坑塘
- 011 ● … 向泥土敬礼
- 014 ● … 告诉麻雀
- 016 ● … 江声浩荡
- 019 ● … 稻草人
- 023 ● … 珠海的云
- 029 ● … 月下的蒙头红
- 035 ● … 童年的梦痕
- 043 ● … 白杨林中的学校
- 049 ● … 给妈妈的生日



055 • … 长满记忆的洼地

057 • … 雪 霁

073 • … 白杨林村庄

081 • … 平原的那边

085 • … 赶往冬至的蘑菇

094 • … 鏊磨师傅

101 • … 风吹歪

110 • … 蒲公英的伞兵

113 • … 青 草

120 • … 有声音让你哭出来

129 • … 萤火虫

139 • … 好看的霜



井里的月亮

秋天的夜里，我跟着父亲到菜园去给白菜浇水。父亲在前面挑水，我在后面用罐子提水。

我看到好多白色的蜻蜓和蝴蝶从父亲的水桶里飞起来。我的罐子里也有白色的蜻蜓和蝴蝶飞起来。

我疑惑了。四下一望，月亮出来了，那些月光就如长翅膀的蜻蜓和蝴蝶栖落在村里的屋子上、菜园的树枝上。

在夜里，父亲不允许我走近井台，他用井绳把水桶从井里提上来，把水倒到我的罐子里。

当我们刚到菜园的时候，我远远看到井口黑乎乎的，像盲人无神的瞳仁。

月亮出来了，那井沿也亮了，明晃晃的，趴满了蝴蝶和蜻蜓。

在又一次提水往回走时，我故意落在父亲的后面，等他





走远了，我则回到井边，趴在井沿上往井里看。

我吃惊了，那是一井筒的蝴蝶和蜻蜓。

我看到那井水里也有一个趴在井口的少年，我张嘴他也张嘴。都在笑。

那是一井筒的月亮，真亮啊，我想到了白糖和冰糖，结晶的那种。

第二天，我早早起来上学，地上有霜了，我猜是昨夜的月光结冰了。





泥 土

泥土是乡村的娘家，乡村是泥土做的。泥土给了乡村生命、灵魂和呼吸。



好长时间没回家乡了，麦收时回乡看父母，待回到城里，胳膊、肩胛、脚踝都有红红的隆起的斑点，一如乡村泥土堆起的岗子。也许这就是警示，把故乡记在皮肤上，这是泥土给的。即使皮肤过敏也是乡村的徽章，让我对故乡充满眷恋。你离家久了，对故乡生分了，故乡就成了一种疼痛。正如我们的身体，某个部位不疼不痒，我们就感受不到它的存在，哪个部位不适，哪个部位就有了问题。故乡给你皮肤的红点和瘙痒亦是如此，疼痛使你知觉故乡的存在。故乡以另一种方式呼唤你。

农民和庄稼都是从泥土里生出来的，庄稼是泥土给农民的礼物，农民是泥土给庄稼的礼物，他们是默契的厮守者。

有时一茬庄稼熟了，与泥土厮守的人也熟了；有时庄稼不熟，与泥土厮守的人也会熟。几千年几万年了，有谁知道有多少茬庄稼熟透了？又有谁知道有多少人熟透了？应该说泥土是沉默的，不会絮絮叨叨说三道四，熟了就熟了，没有那么多文人的牵扯。

惊蛰了，那么一个响雷陡然在泥土上喊话，泥土经不住这样大的诱惑，于是不管黑土黄土，都不再矜持，先把自己的身子软下来，让一切生灵在自己的怀里蠕动。惊蛰了，枯了一年的野草又重返人间，那天羊的嘴突然感觉到了草的多汁，羊的蹄子突然感觉到了泥土的黏脚。连囤里的粮食种子也听见了响雷的喊话，于是一垄一垄的种子开始告别储藏，到泥土里，像褪掉衣服洗澡。节气到了，该释放的就释放。

我曾看到父亲用手扒开泥土，看泥土的成色，有时他竟然把泥土放在嘴里尝尝咸淡。故乡的泥土不能说每一寸都有父亲的脚印，但每一寸土地都有他注视的目光。对泥土和节气，父亲一直很敬畏，即使他老年生病了。有一次在田野里，我看到父亲用抓钩在地里敲砸土坷垃，一下一下那么专注，有时砸不开，他就蹲下，用手把那土块攥在掌心，一下一下揉搓。太阳就在头顶，泥土被晒得白花花的。我不理解父亲，就埋怨说把最后的这块地也给人算了。但他固执地说：“没有了土地，那怎算农民。到泥土里转一转，薅一把草，捉一



下棉花和芝麻上的虫子，也比闲着强。”

不能亏待土地，你亏待了它，它就报应你，收成不好，炊烟不起。与土地厮守的人，彼此都清楚对方的脾气秉性。哪块泥土性硬，你就多掺和点肥料，多给些水；哪块泥土面软，你就让它歇一茬歇一季。泥土也是有灵魂有记忆的。你伤了它，它就给你脸子看。

父亲用抓钩敲砸土块，说：“等干不动了，再说不种庄稼的事，能种一茬是一茬。”是的，故乡是用一茬一茬的庄稼来计量生命长度的。有了一茬庄稼，就多了一茬念想；送走了一茬庄稼，就多了一次沉稳的收获。

一茬一茬的庄稼是无穷尽的，人的一生是有尽头的，而在泥地上劳作的人是无穷尽的。即使乡村都起了高楼，即使乡村的路面都铺上了柏油，农民也还是和土地亲近。那时，庄稼还是一茬一茬的，还有播种，还有收获。真的没有了播种没有了收获，没有了农民没有了庄稼，那大地还会留存下什么呢？

霜降了，庄稼叶子的颜色慢慢发暗，没了精神，树的枝条开始删繁就简。“删繁就简三秋树”，那删繁就简的手，是霜降，是节气。

霜降过后，父亲说：“泥土也该躺倒睡一会儿，谁不累呢？泥土也要歇息一下筋骨。与泥土厮守的人要讲良心，让



泥土安静地睡一觉，不要打搅。”泥土睡觉的时候，连故乡的狗也会噤声。有时土地有了鼾声，那雪就会覆盖下来，鼾声就成了白色。

青蛙的坑塘

那是一池的音乐家、歌唱家在演奏，在歌唱，幕布就是满坑塘的荷叶，掌声也来自那些荷叶。



早晨往往是独奏或独唱，只是一只一只的青蛙，好像在练习音准，好像在吊嗓子。

夜晚总是合唱合奏，那时，整个村子静寂了，好像是在等待。那些槐树榆树也伸着枝干，那是伸着的脖子，上面挂满期待。乡村多么寂寞。

应该发生一点儿什么。

应该有一点儿响声。

开始了。

一只青蛙起头了，接着像起了风，众多的青蛙争先恐后地鼓着白腹，不是窃窃私语，而是大张旗鼓，整个坑塘，不，整个村子都被这蛙声攻陷了。

像进攻的勇士，像落下的急雨，像无数的锣啊鼓啊铙啊
铳啊，没有曲谱，想怎么演奏就怎么演奏，虽乱了阵脚，但
感到的是力量。

这时，满坑塘都是嗓子，都是嘴巴，都是肺部的共鸣。
它们为什么叫？是饥饿？是劳累？

不。





它们只是嗓子痒了。

它们天生就是为了给这片大地带来自己的声音的。

它们只有叫，我们才知道它们；

它们只有叫，我们才能区分它们与槐树榆树的区别。

那时的乡村，仿佛在那一刹那受到了鼓舞，你看，那些房屋好像也踮起了脚，它们也想走到坑塘，加入青蛙的合唱。

半夜了，星星困了，坑塘的音乐演唱还未结束……

向泥土敬礼

人们说乡村是泥土做的，是啊，木镇的一切都在泥土上。木镇的人不识字，但不妨碍他们把泥土当作《圣经》，他们知道大地上的一切都是泥土给的，炊烟呼吸，鸡啄驴鸣，花草物种，这些只是《圣经》上不同的文字。

如果说草的种子是汉语印制的，父亲能读懂，那村主任折腾土地的脾气就是英文印制的，他读不懂。因为有时村主任让大家种水稻，但却颗粒无收。父亲说我们这里的地寒，水稻是金贵喜暖的玩意，泥土有脾气，你不要拗，种子也有脾气，你不要拗，你能把庄稼种到石板上？

有时，我看到父亲在田埂上扛着锄头走，一遇到牛从对面思索着走过来，父亲就退后一步，虽不像西方人用手捂着胸脯那样，但也绝对的虔敬，如同除夕从祖坟上把先辈的神灵请回家过年一样。父亲相信牛和人一样，离头三尺的地方





有神灵。

父亲的手，虽然如树皮一样皱褶苍老，有点变形，条条青筋如蚯蚓，但有着泥土的温暖。我握住它的时候，就感觉像庄稼的汁液传到我的血管，这是泥土的温度。这样的手在泥土里绝对灵活，他锄地时，绝对不伤害庄稼，而对草，也是尽量照顾，只要和庄稼和谐相处，父亲是不会对草痛下杀手的。

父亲年老了，手指有时不太灵便。有一年惊蛰后，他在麦田松土的时候，不小心把一条在泥土下路过的蚯蚓斩断了，父亲内疚喃喃：“这怎么好，这怎么好。”父亲停下手，拿眼睛乜斜我一下，从兜里掏出一支卷烟，滋滋地吸着，然后闭上眼睛。他说出了令我吃惊的话：“让我装死一会儿。”他这是在推己及物想象蚯蚓的痛吗？

即使冬令时节，父亲也闲不住。他会和被叫作家贼的麻雀对话，有时就撒出一些苞谷给这些小家伙，作为对它们一年来在窗前恪尽职守叫醒农人的犒赏。有时父亲要在阳光晴好的时候堆粪翻粪晒粪，这是对泥土的滋补。你想，它们陪伴着小麦走了一春，陪伴着苞谷走过夏季秋季，如今到了该歇息的时候，就如女人产后要吃红皮鸡蛋喝红糖水。父亲还会到田地里去，他像逡巡的士兵，把泥土里的瓦块、砖头剔除了，怕这些骨头硌着睡着的泥土，怕在地里漫游的小动物

们闪了腰，怕来年开春撞坏了犁耙。父亲心里最清楚，土地糊弄不得，土地和人是兄弟，多少辈子都比邻而居，对土地好也是对自己好。

从地里回来的父亲脸上有一块泥巴，母亲想用手抠下，又想卷起衣襟擦，父亲招呼了一下说不用了——父亲羞涩了，但母亲的亲昵是对劳作的一种尊重。泥土在脸上怎么了？有时米粒和碎馍掉到地上，父亲拾起吹一下，或者母亲用衣襟擦一下，就填到嘴里。泥巴在父亲的脸上，不就是土地的徽章吗？作为对一辈子的老邻居的奖赏，是否在父亲的脸上撒一把草籽，用洗脸水一浇就能发芽？诗人雅姆说：如果脸上有泥的人从对面走来，要脱帽致敬先让他们过去。

是啊，我们什么时候，对有泥的人有过足够的尊重呢？我们向泥土敬个礼吧。